資治通鑑/卷29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八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九十 後周紀一

► 卷二百九十一

起重光大淵獻，盡玄黓困敦八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90卷

【後周紀一】 起重光大淵獻，盡玄黓困敦八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上廣順元年（辛亥年；公元九五一年；後周廣順元年）

（辛亥，公元九五一年）春正月，丁卯，漢[1]太后下誥，授監國符寶，即皇帝位。監國自皋門入宮，即位於崇元殿，制曰：「朕周室之裔，虢叔之後，國號宜曰周。」改元[2]，大赦。楊邠、史弘肇、王章等皆贈官，官為斂葬，仍訪其子孫敘用之。凡倉場、庫務掌納官吏，無得收斗餘、稱耗。舊所羨餘物，悉罷之。犯竊盜及奸者，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，罪人非反逆，無得誅及親族，籍沒家貲。唐莊宗[3]、明宗[4]、晉高祖[5]各置守陵十房，漢高祖陵職員、宮人，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。初，唐衰，多盜，不用律文，更定峻法，竊盜贓三匹者死。晉天福中，加至五匹。奸有夫婦人，無問強、和，男女並死。漢法，竊盜一錢以上皆死。又罪非反逆，往往族誅、籍沒，故帝即位，首革其弊。

初，楊邠以功臣、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閒吏事，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、孔目官、內知客，其人自恃敕補，多專橫，節度使不能制，至是悉罷之。帝命史弘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弘

肇親族，崇矩言：「弘肇弟弘福今存。」初，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，由是盡得其產，皆以授弘福。帝賢之，使隸皇子榮帳下。

戊辰，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。

漢李太后遷居西宮，己巳，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。

開封尹兼中書令劉勳卒。

癸酉，加王峻同平章事。

以衛尉卿劉皡主漢隱帝之喪。

初，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，欲舉兵南向，聞迎立湘陰公，乃止，曰：「吾兒為帝，吾又何求！」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：「觀郭公之心，終欲自取，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，據孟津，俟徐州相公即位，然後還鎮，則郭公不敢動矣。不然，且為所賣。」崇怒曰：「腐儒，欲離間吾父子！」命左右曳出斬之。驤呼曰：「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，死固甘心！家有老妻，願與之同死。」崇並其妻殺之，且奏於朝廷，示無二心。及贊廢，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。詔報以「湘陰公比在宋州，今方取歸京師，必令得所，公勿以為憂。公能同力相輔，當加王爵，永鎮河東。」鞏廷美、楊溫聞湘陰公贊失位，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，以俟河東援兵，帝使贊以書諭之。廷美、溫欲降而懼死，帝復遺贊書曰：「爰念斯人盡心於主，足以賞其忠義，何由責以悔尤，俟新節度使入城，當各除刺史，公可更以委曲示之。」

契丹之攻內丘也，死傷頗多，又值月食，軍中多妖異，契丹主懼，不敢深入，引兵還，遣使請和於漢。會漢亡，安國節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，帝遣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報聘，且敘革命之由，以金器、玉帶贈之。

帝以鄴都鎮撫河北，控制契丹，欲以腹心處之。乙亥，以寧江節度使、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為鄴都留守、天雄節度使、同平章事，領軍如故，仍以侍衛司從赴鎮。

丙子，帝帥百官詣西宮，為漢隱帝舉哀成服，皆如天子禮。

慕容彥超遣使入貢，帝慮其疑懼，賜詔慰安之，曰：「今兄事已至此，言不欲繁，望弟扶持，同安億兆。」

戊寅，殺湘陰公於宋州。

是日，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，仍用乾祐年號，所有者并、汾、忻、代、嵐、憲、隆、蔚、沁、遼、麟、石十二州之地。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，觀察判官滎陽趙華為戶部侍郎，並同平章事。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、太原尹，以節度副使李存瑰為代州防禦使，裨將武安張元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，陳光裕為宣徽使。

北漢主謂李存瑰、張元徽曰：「朕以高祖之業，一朝墜地，今日位號，不得已而稱之。顧我是何天子，汝曹是何節度使邪！」由是不建宗廟，祭祀如家人，宰相俸錢月止百緡，節度使止三十緡，自餘薄有資給而已，故其國中少廉吏。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直省官，頗諳故事，北漢朝廷制度，皆出於光美。北漢主聞湘陰公死，哭曰：「吾不用忠臣之言，以至於此！」為李驤立祠，歲時祭之。

己卯，以太師馮道為中書令，加竇貞固侍中，蘇禹珪司空。

王彥超奏遣使繼敕詣徐州，鞏廷美等猶豫不肯啟關，詔進兵攻之。

帝謂王峻曰：「朕起於寒微，備嘗艱苦，遭時喪亂，一旦為帝王，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！」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，庚辰，下詔悉罷之。其詔略曰：「所奉止於朕躬，所損被於□庶。」又曰：「積於有司之中，甚為無用之物。」又詔曰：「朕生長軍旅，不親學問，未知治天下之道，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，各具封事以聞，咸宜直書，勿事辭藻。」帝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，峻曰：「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！」辭而不處。

初，契丹主北歸，橫海節度使潘聿撚棄鎮隨之，契丹主以聿撚為西南路招討使。及北漢主立，契丹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。北漢主使承鈞復書，稱：「本朝淪亡，紹襲帝位，欲循晉室故事，求援北朝。」契丹主大喜。北漢主發兵屯陰地、黃澤、團柏。丁亥，以承鈞為招討使，與副招討使白從暉、都監李存瑰將步騎萬人寇晉州。從暉，吐谷渾人也。

郭崇威更名崇，曹威更名英。

（辛亥，公元九五一年）春二月丁酉，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為鎮寧節度使，選朝士為之僚佐，以侍御史王敏為節度判官，右補闕崔頌為觀察判官，校書郎王樸為掌書記。頌，協之子；樸，東平人也。

戊戌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，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。劉承鈞以為怯，蟻附登城。晏伏兵奮擊，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。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，元寶來降。承鈞乃移軍攻隰州。癸卯，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耿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，執其將程筠等，殺之。未幾，北漢兵攻州城，數日不克，死傷甚眾，乃引去。遷，鄆州人也。

甲辰，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於唐。

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，碎之於庭，曰：「凡為帝王，安用此物！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，珍玩不離側，茲事不遠，宜以為鑒！」仍戒左右，自今珍華悅目之物，無得入宮。

丁未，契丹主遣其臣曩骨支與朱憲偕來，賀即位。

戊申，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。陳思讓未至湖南，馬希萼已克長沙。思讓留屯郢州，敕召令還。

丁巳，遣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。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鞏言使於契丹；乞兵為援。

詔加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，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。崇諒，即崇遠也。彥超上表謝。三月，壬戌朔，詔報之曰：「向以前朝失德，少主用讒，倉猝之間，召卿赴闕。卿即奔馳應命，信宿至京，救國難而不顧身，聞君召而不俟駕。以至天亡漢祚，兵散梁郊，降將敗軍，相繼而至，卿即便回馬首，逕返龜陰。為主為時，有終有始。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，疾風知勁草之心。若使為臣者皆能如茲，則有國者誰不欲用！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，平難浚郊之時，緣不奉示喻之言，亦不得差人至行闕。且事主之道，何必如斯！若或二三於漢朝，又安肯忠信於周室！以此為懼，不亦過乎！卿但悉力推心，安民體國，事朕之事，如事故君，不惟黎庶獲安，抑亦社稷是賴。但堅表率，未議替移。由衷之誠，言盡於此。」

唐以楚王希萼為天策上將軍、武安、武平、靜江、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、楚王，以右僕

射孫晟、客省使姚鳳為冊禮使。

丙寅，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，扼黃澤路。

楚王希萼既得志，多思舊怨，殺戮無度，晝夜縱酒荒淫，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。希崇復多私曲，政刑紊亂。府庫既盡於亂兵，籍民財以賞繼士卒，或封其門而取之，士卒猶以不均怨望。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，亦皆不悅，有離心。

劉光輔之入貢於唐也，唐主待之厚，光輔密言：「湖南民疲主驕，可取也。」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為信州刺史，將兵屯袁州，潛圖進取。

小門使謝彥顒，本希萼家奴，以首面有寵於希萼，至與妻妾雜坐，恃恩專橫。常肩隨希崇，或拊其背，希崇銜之。故事，府宴，小門使執兵在門外。希萼使彥顒預坐，或居諸將之上，諸將皆恥之。

希萼以府捨焚蕩，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、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，執役甚勞，又無犒賜，士卒皆怨，竊言曰：「囚免死則役作之。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，何罪而囚役之！且大王終日酣歌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！」逵、行逢聞多，相謂曰：「眾怨深矣，不早為計，禍及吾曹。」壬申旦，帥其眾各執長柯斧、白梃，逃歸朗州。時希萼醉未醒，左右不敢白。癸酉，始白之。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，不及，直抵朗州。逵等乘其疲乏，伏兵縱擊，士卒死傷殆盡，師翥脫歸。逵等黜留後馬光贊，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。光惠，希振之子也。尋奉光惠為節度使，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。希萼具以狀言於唐，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。逵等納其賞，縱其使，不答其詔，唐亦不敢詰也。

王彥超奏克徐州，殺鞏廷美等。

北漢李鞏言至契丹，契丹主使拽剌梅裡報之。

丙子，敕：「朝廷與唐本無仇怨，緣淮軍鎮，各守疆域，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。商旅往來，無得禁止。」

己卯，潞州送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，各賜衫褲巾履遣還。

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。

（辛亥，公元九五一年）夏四月壬辰朔，濱淮州鎮上言：「淮南饑民過淮糴谷，未敢禁止。」詔曰：「彼之生民，與此何異，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。」

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，丁未，以前雲安榷鹽使太原伊審征為通奏使，知樞密院事。審征，蜀高祖妹褒國公主之子也，少與蜀主相親狎，及知樞密，政之大小悉以咨之。審征亦以經濟為己任，而貪侈回邪，與王昭遠相表裡，蜀政由是浸衰。

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倧居東府，為築宮室，治園圃，娛悅之，歲時供饋甚厚。

契丹主遣使如北漢，告以周使田敏來，約歲輸錢十萬緡。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，自稱「侄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」，請行冊禮。

（辛亥，公元九五一年）夏五月己巳，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於契丹，契丹留之。辛未，北漢禮部侍郎、同平章事鄭珙卒於契丹。

甲戌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，更名方諫。

定難節度使李彝殷遣使奉表於北漢。

（辛亥，公元九五一年）夏六月辛亥，以樞密使、同平章事王峻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，樞密副使、兵部侍郎范質、戶部侍郎、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，並同平章事，谷仍判三司。司徒兼侍中竇貞固、司空兼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。癸丑，范質參知樞密院事。丁巳，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。

初，帝討河中，已為人望所屬。李穀時為轉運使，帝數以微言諷之，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，帝以是賢之。即位，首用為相。時國家新造，四方多故，王峻夙夜盡心，知無不為，軍旅之謀，多所裨益。范質明敏強記，謹守法度。李穀沉毅有器略，在帝前議論，辭氣慷慨，善譬諭以開主意。

武平節度使馬光惠，愚懦嗜酒，不能服諸將，王逵、周行逢、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廬陵

劉言驍勇得蠻夷心，欲迎以為副使。言知逵等難制，曰：「不往，將攻我。」乃單騎赴之。既至，眾廢光惠，送於唐，推言權武平留後，表求旄節於唐，唐人未許。亦稱藩於周。

吳越王弘俶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無罪，復其官爵。

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王為大漢神武皇帝，妃為皇后。北漢主更名旻。

（辛亥，公元九五一年）秋七月，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，且請兵。

（辛亥，公元九五一年）秋八月，壬戌，葬漢隱帝於穎陵。

義武節度使孫方諫入朝，壬子，徙鎮國節度使，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為義武留後。又徙建雄節度使於晏鎮徐州，以武寧節度使王彥超代之。

戊午，追立故夫人柴氏為皇后。

（辛亥，公元九五一年）秋九月，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瑰將兵自團柏入寇。契丹欲引兵會之，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。諸部皆不欲南寇，契丹主強之。癸亥，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澱，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滪僧作亂，弒契丹主而立述軋。契丹主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，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、滪僧，殺之，並其族黨。立述律為帝，改元應歷。自火神澱入幽州，遣使告於北漢，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，賀即位，復以叔父事之，請兵以擊晉州。

契丹主年少，好遊戲，不親國事，每夜酣飲，達旦乃寐，日中方起，國人謂之睡王。後更名明。

壬申，蜀以吏部尚書、御史中丞范仁恕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。

楚王希萼既克長沙，不賞許可瓊，疑可瓊怨望，出為蒙州刺史。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、水軍都指揮使魯公館、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於城西北隅，以備朗兵。不存撫役者，將卒皆怨怒，謀作亂。希崇知其謀，戊寅，希萼宴將吏，徐威等不預，希崇亦辭疾不至。威等使人先驅踶嚙馬十餘入府，自帥其徒執斧斤、白梃，

聲言縶馬，奄至座上，縱橫擊人，顛踣滿地。希萼逾垣走，威等執囚之。執謝彥顒，自頂及踵剉之。立希崇為武安留後，縱兵大掠。幽希萼於衡山縣。

劉言聞希崇立，遣兵趣潭州，聲言討其篡奪之罪。壬午，軍於益陽之西。希崇懼，癸未，發兵二千拒之，又遣使如朗州求和，請為鄰藩。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：「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，此必不欲與公為鄰；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，然後圖湖南，可兼有也。」言從之。希崇畏言，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、掌書記劉光輔、牙內指揮使魏師進、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，遣前辰陽縣令李翊繼送朗州。至則腐敗，言與王逵等皆以為非仲敏等首，怒責翊，翊惶恐自殺。

希崇既襲位，亦縱酒荒淫，為政不公，語多矯妄，國人不附。初，馬希萼入長沙，彭師暠雖免死，猶杖背黜為民。希崇以為師暠必怨之，使送希萼於衡山，實欲師暠殺之。師暠曰：「欲使我為弒君之人乎！」奉事逾謹。丙戌，至衡山。衡山指揮使廖偃，匡圖之子也，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：「吾家世受馬氏恩，今希萼長而被黜，必不免禍，盍相與輔之！」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為兵，與帥暠共立希萼為衡山王，以縣為行府，斷江為柵，編竹為戰艦，以師暠為武清節度使，召募徒眾，數日，至萬餘人，州縣多應之。遣判官劉虛己求援於唐。

徐威等見希崇所為，知必無成，又畏朗州、衡山之逼，恐一朝喪敗，俱及禍，欲殺希崇以自解。希崇微覺之，大懼，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於唐，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。

（辛亥，公元九五一年）冬十月辛卯，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虒亭。

唐邊鎬引兵入醴陵。癸巳，楚王希崇遣使犒軍。壬寅，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恆奉箋詣鎬請降。恆歎曰：「吾久不死，乃為小兒送降狀！」癸卯，希崇帥弟侄迎鎬，望塵而拜，鎬下馬稱詔勞之。甲辰，希崇等從鎬入城，鎬捨於瀏陽門樓，湖南將吏畢賀，鎬皆厚賜之。時湖南饑饉，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，楚人大悅。

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、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。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，丁未，軍於城北，三面置寨，晝夜攻之，遊兵至絳州。時王晏已離鎮，王彥超未至，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，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、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。史彥超，雲州人也。

癸丑，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，撫納降附，人忘其亡。仁贍，金之子也。

唐百官共賀湖南平，起居郎高遠曰：「我乘楚亂，取之甚易。觀諸將之才，但恐守之難耳！」遠，幽州人也。司徒致仕李建勳曰：「禍其始此乎！」唐主自即位以來，未嘗親祠郊廟，禮官以為請。唐主曰：「俟天下一家，然後告謝。」及一舉取楚，謂諸國指麾可定。魏岑侍宴言：「臣少游元城，樂其風土，俟陛下定中原，乞魏博節度使。」唐主許之，岑趨下拜謝。其主驕臣佞如此。

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為潭帥，而潭人惡希萼，共請邊鎬為帥，唐主乃以鎬為武安節度使。

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，嘗為兗州牙將，失職饑寒，望峻馬拜謁於道。會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上表請帥於朝廷，帝以絕域非人所欲，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，月餘，無人應募，峻薦師厚於帝。丁巳，以師厚為河西節度使。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，馬氏聚族相泣，欲重賂鎬，奏乞留居長沙。鎬微曬曰：「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，殆六十年，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。今公兄弟斗鬩，困窮自歸，若復二三，恐有不測之憂。」希崇無以應，十一月，辛酉，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，送者皆哭，響振川谷。

帝以北漢、契丹之兵猶在晉州，甲子，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，將兵救之。詔諸軍皆受峻節度，聽以便宜從事，得自選擇將吏。乙丑，峻行，帝自至城西餞之。

楚靜江節度副使、知桂州馬希隱，武穆王殷之少子也。楚王希廣、希萼兄弟爭國，南漢主以內侍使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，將兵屯境上，伺間密謀進取。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。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、在城外內巡檢使、判軍府事，希隱惡之，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。可瓊方畏南漢之逼，即棄蒙州，引兵趣桂州，與彥暉戰於城中。彥暉敗，奔衡山，可瓊留屯桂州。吳懷恩據蒙州，進兵侵掠，桂管大擾，希隱、可瓊不知所為，但相與飲酒對泣。

南漢主遺希隱書，言：「武穆王奄有全楚，富強安靖五十餘年。正由三十五舅、三十舅兄弟尋戈，自相魚肉，舉先人基業，北面仇讎。今聞唐兵已據長沙，竊計桂林繼為所取。當朝世為與國，重以婚姻，睹茲傾危，忍不赴救！已發大軍水陸俱進，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，常居方面。」希隱得書，與僚佐議降之，支使潘玄珪以為不可。丙寅，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，希隱、可瓊帥其眾，夜斬關奔全州，桂州遂潰。懷恩因以兵略定宜、連、

梧、嚴、富、昭、柳、象、龔等州，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。

辛未，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，趣馬希萼入朝。庚辰，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。

王峻留陝州旬日，帝以北漢攻晉州急，憂其不守，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，且遣使諭峻。十二月，戊子朔，下詔以三日西征。使者至陝，峻因使者言於帝曰：「晉州城堅，未易可拔，劉崇兵鋒方銳，不可力爭。所以駐兵，待其氣衰耳，非臣怯也。陛下新即位，不宜輕動。若年駕出汜水，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，大事去矣！」帝聞之，自以手提耳曰：「幾敗吾事！」庚寅，敕罷親征。

初，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，疑懼愈甚，乃招納亡命，畜聚薪糧，潛以書結北漢，吏獲其書以聞。又遣人詐為商人求援於唐。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，與之為誓。彥超益不自安，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，偽輸誠款，實覘機事。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，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。帝笑曰：「此彥超之詐也！」以書示行周，行周上表謝恩。既而彥超反跡益露，丙申，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。

庚子，王峻至絳州。乙巳，引兵趣晉州。晉州南有蒙坑，最為險要，峻憂北漢兵據之。是日，聞前鋒已度蒙坑，喜曰：「吾事濟矣！」

慕容彥超奏請入朝，帝知其詐，即許之。既而復稱境內多盜，未敢離鎮。

北漢主攻晉州，久不克。會大雪，民相聚保山寨，野無所掠，軍乏食。契丹思歸，聞王峻至蒙坑，燒營夜遁。峻入晉州，諸將請亟追之，峻猶豫未決。明日，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、都排陳使藥元福、左廂排除使陳思讓、康延沼將騎兵追之，及於霍邑，縱兵奮擊，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眾。霍邑道隘，延沼畏懦不急追，由是北漢兵得度。藥元福曰：「劉崇悉發其眾，挾明騎而來，志吞晉、絳。今氣衰力憊，狼狽而遁。不乘此翦撲，必為後患。」諸將不欲進，王峻復遣使止之，遂還。契丹比至晉陽，士馬什喪三四。蕭禹厥恥於無功，釘大酋長一人於市，旬餘而斬之。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。北漢土瘠民貧，內供軍國，外奉契丹，賦繁役重，民不聊生，逃入周境者甚眾。

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為太傅，以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、守中書令，鎮洪州，仍賜爵楚王。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、兼侍中，鎮舒州。湖南將吏，位高者拜刺

史、將軍、卿監，卑者以次拜官。唐主嘉廖偃、彭師暠之忠，以偃為左殿直軍使、萊州刺史，師暠為殿直都虞候，賜予甚厚。湖南刺史皆入朝於唐，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，唐王毒殺之。

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、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，唐邊鎬發兵救之。崇徹敗唐兵於義章，遂取郴州。邊鎬請除全、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。丙辰，唐主以廖偃為道州刺史，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。

是歲，唐主以安化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為山南西道節度使，更賜爵光山王。

初，蒙城鎮將鹹師朗將部兵降唐，唐主以其兵為奉節都，從邊鎬平湖南。唐悉收湖南金帛、珍玩、倉粟乃至舟艦、亭館、花果之美者，皆徙於金陵，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。繼勳等務為苛刻，湖南人失望。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，奉節指揮使孫朗、曹進怒曰：「昔吾從鹹公降唐，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！今有功不增祿賜，又減之，不如殺紹顏及鎬，據湖南，歸中原，富貴可圖也！」

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上廣順二年（壬子年；公元九五二年；後周廣順二年）

春正月庚申，夜，孫朗、曹進帥其徒作亂，束蒿潛燒府門，火不然。邊鎬覺之，出兵格鬥，且命鳴鼓角，朗、進等以為將曉，斬關奔朗州。王逵問朗曰：「吾昔從武穆王，與淮南戰屢捷，淮南兵易與耳。今欲以朗州之眾復取湖南，可乎？」朗曰：「朗在金陵數年，備見其政事，朝無賢臣，軍無良將，忠佞無別，賞罰不當，如此，得國存幸矣，何暇兼人！朗請為公前驅，取湖南如拾芥耳！」逵悅，厚遇之。

壬戌，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大梁城，旬日而罷。

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，引泗水注壕中，為戰守之備。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，令募群盜，剽掠鄰境，所在奏其反狀。甲子，敕沂、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。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、昭武節度使曹英為都部署，討彥超，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為副部署，皇城使河內向訓為都監，陳州防禦使樂元福為行營馬步都虞候。帝以元福宿將，命英、訓無得以軍禮見之，二人皆父事之。

唐主發兵五千，軍於下邳，以援彥超。聞周兵將至，退屯沐陽。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，

大破唐兵，殺、溺死者千餘人，獲其將燕敬權。

初，彥超以周室新造，謂其易搖，故北召北漢及契丹，南誘唐人，使侵邊鄙，冀朝廷奔命不暇，然後乘間而動。及北漢、契丹自晉州北走，唐兵敗於沐陽，彥超之勢遂沮。

永興節度使李洪信，自以漢室近親，心不自安。城中兵不滿千人，王峻在陝，以救晉州為名，發其數百。及北漢兵遁去，遣禁兵千餘人戍長安。洪信懼，遂入朝。

壬申，王峻自晉州還，入見。

曹英等至兗州，設長圍。慕容彥超屢出戰，藥元福皆擊敗之，彥超不敢出。十餘日，長圍合，遂進攻之。

初，彥超將反，判官崔周度諫曰：「魯，詩書之國，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，然以禮義守之，可以長世。公於國家非有私憾，胡為自疑！況主上開諭勤至，苟撤備歸誠，則坐享泰山之安矣。獨不見杜中令、安襄陽、李河中竟何所成乎！」彥超怒。及官軍圍城，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，坐匿財死者甚眾。前陝州司馬閻弘魯，寶之子也，畏彥超之暴，傾家為獻。彥超猶以為有所匿，命周度索其家，周度謂弘魯曰：「君之死生，系財之豐約，宜無所愛。」弘魯泣拜其妻妾曰：「悉出所有以救吾死。」皆曰：「竭矣！」周度以白彥超，彥超不信，收弘魯夫妻繫獄。有乳母於泥中掊得金纏臂，獻之，冀以贖其主。彥超曰：「果然，所匿必猶多。」榜掠弘魯夫妻，肉潰而死。以周度為阿庇，斬於市。

北漢遣兵寇府州，防禦使折德扆敗之，殺二千餘人。二月，庚子，德扆奏攻拔北漢岢嵐軍，以兵戍之。

甲辰，帝釋燕敬權等使歸唐，謂唐主曰：「叛臣，天下所共疾也，不意唐主助之，得無非計乎！」唐主大慚，先所得中國人，皆禮而歸之。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，中書舍人韓熙載曰：「郭氏有國雖淺，為治已固，我兵輕動，必有害無益。」

唐自烈祖以來，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，欲與之共製中國，更相饋遺，約為兄弟。然契丹利其貨，徒以虛語往來，實不為唐用也。

唐主好文學，故熙載與馮延己、延魯、江文蔚、潘佐、徐鉉之徒皆至美官。佑，幽州人

也。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為盛，然未嘗設科舉，多因上書言事拜官，至是，始命韓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，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。唐主問文蔚：「聊取士何如前朝？」對曰：「前朝公舉、私謁相半，臣專任至公耳。」唐主悅。中書舍人張緯，前朝登第，聞而銜之。時執政皆不由科第，相與沮毀，竟罷貢舉。

三月戊辰，以內客省使、恩州團練使晉陽鄭仁誨為樞密副使。

甲戌，改威勝軍曰武勝軍。

唐主以太弟太保、昭義節度使馮延己為左僕射，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書侍郎，及右僕射孫晟皆同平章事。既宣制，戶部尚書常夢錫眾中大言曰：「白麻甚佳，但不及江文蔚疏耳！」晟素輕延己，謂人曰：「金盃玉碗，乃貯狗矢乎！」延己言於唐主曰：「陛下躬親庶務，故宰相不得盡其才，此治道所以未成也。」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，奏可而已。既而延己不能勤事，文書皆仰成胥史，軍旅則委之邊將。頃之，事益不治，唐主乃復自覽之。

大理卿蕭儼惡延己為人，數上疏攻之，會儼坐失入人死罪，鍾謨、李德明輩必欲殺之，延己曰：「儼誤殺一婦人，諸君以為當死，儼九卿也，可誤殺乎？」獨上言：「儼素有直聲，今所坐已會赦，宜從寬宥。」儼由是得免。人亦以此多之。景運尋罷為太子少傅。

夏，四月，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帝以曹英等攻克兗州久未克，乙卯，下詔親征，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，鄭仁誨權大內都點檢，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。

唐主既克湖南，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，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，久之，未有功。唐主謂馮延己、孫晟曰：「楚人求息肩於我，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，非所以副來蘇之望。吾欲罷桂林之役，斂益陽之戍，以旌節授劉言，何如？」晟以為宜然。延己曰：「吾出偏將舉湖南，遠近震驚。一旦三分喪二，人將輕我。請委邊將察其形勢。」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，與張巒合兵攻桂州。南漢伏兵於山谷，巒等始至城下，罷乏，伏兵四起，城中出兵夾擊之，唐兵大敗，訓死，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。

五月，庚申，帝發大梁。戊辰，至兗州。己巳，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，城上人語不遜。庚午，命諸軍進攻。

先是，術者紿彥超云：「鎮星行至角、亢，角、亢兗州之分，其下有福。」彥超乃立祠而禱之，令民家皆立黃幡。彥超性貪吝，官軍攻城急，猶瘞藏珍寶，由是人無鬥志，將卒相繼有出降者。乙亥，官軍克城，彥超方禱鎮星祠，帥眾力戰，不勝，乃焚鎮星祠，與妻赴井死。子繼勳出走，追獲，殺之。官軍大掠，城中死者近萬人。初，彥超將反，募群盜置帳下，至者二千餘人，皆山林獷悍，竟不為用。

帝欲悉誅兗州將吏，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、范質，與之共白帝曰：「彼皆脅從耳。」乃赦之。丁丑，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兗州事。壬午，赦兗州管內，彥超黨與逃匿者期一月聽自首，前已伏誅者赦其親戚。癸未，降泰寧軍為防禦州。

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，且死，戒家人曰：「時事如此，吾得良死幸矣！勿封土立碑，聽人耕種於其上，免為他日開發之標。」及江南之亡也，諸貴人高大之塚無不發者，惟建勳塚莫知其處。

六月乙酉朔，帝如曲阜，謁孔子祠。既尊，將拜。左右曰：「孔子，陪臣也，不當以天子拜之。」帝曰：「孔子百世帝王之師，敢不敬乎！」遂拜之。又拜孔子墓，命葺孔子祠，禁孔林樵采。訪孔子、顏淵之後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。丙戌，帝發兗州。

乙未，吳越順德太夫人吳氏卒。

丁酉，蜀大水入成都，漂沒千餘家，溺死五千餘人，壞太廟四室。戊戌，蜀大赦，賑水災之家。

己亥，帝至大梁。

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陳留王馮暉卒，其子牙內都虞候繼業殺其兄繼勳，自知軍府事。

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，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，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。海真，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。澣說海真內附，海真欣然許之。澣因定州諜者田重霸繼絹表以聞，且與濤書，言：「契丹主童騃，專事宴游，無遠志，非前人之比，朝廷若能用兵，必克；不然，

與和，必得。二者皆利於速，度其情勢，他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。」壬寅，重霸至大梁，會中國多事，不果從。

辛亥，以馮繼業為朔方留後。

樞密使王峻，性輕躁，多計數，好權利，喜人附己，自以天下為己任。每言事，帝從之則喜，或時未允，輒慍懟，往往發不遜語。帝以其故舊，且有佐命功，又素知其為人，每優容之。峻年長於帝，帝即位，猶以兄呼之，或稱其字，峻以是益驕。副使鄭仁誨、皇城使向訓、恩州團練使李重進，皆帝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，帝即位，稍稍進用。峻心嫉之，累表稱疾，求解機務，以詷帝意。帝屢遣左右敦諭，峻對使者辭氣亢厲。又遣諸道節度使書求保證，諸道各獻其書，帝驚駭久之，復遣左右慰勉，令視事，且曰：「卿倘不來，朕且自往。」猶不至。帝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，令往諭指，觀曰：「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，嚴駕以待之，峻必不敢不來。」從之。秋，七月，戊子，峻入朝，帝慰勞令視事。重進，滄州人，其母即帝妹福慶長公主也。

李穀足跌，傷右臂，在告月餘。帝以穀職業繁劇，趣令入朝，辭以未任趨拜。癸巳，詔免朝參，但令視事。

蜀工部尚書、判武德軍邵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，承丕謀作亂。辛丑，左奉聖都指揮使安次孫欽當以部兵戍邊，往辭承丕，承丕邀與俱見府公。欽不知其謀，從之。承丕至，則令左右擊殺延鈞，屠其家，稱奉詔處置軍府，即開府庫賞士卒，出系囚，發屯戍。將吏畢集，欽謂承丕曰：「今延鈞已伏辜，公宜出詔書以示眾。」承丕曰：「我能致公富貴，勿問詔書。」欽始知承丕反，因紿曰：「今內外未安，我請以部兵為公巡察。」即躍馬而出，承丕連呼之，不止。欽至營，曉諭其眾，帥以入府，攻承丕，承丕左右欲拒戰，欽叱之，皆棄兵走，遂執承丕，斬之，並其親黨，傳首成都。

天平節度使、守中書令高行周卒。行周有勇而知義，功高而不矜，策馬臨敵，叱吒風生，平居與賓僚宴集，侃侃和易，人以是重之。

癸卯，蜀主遣客省使趙季札如梓州，慰撫吏民。

漢法，犯私鹽、麴，無問多少抵死。鄭州民有以屋稅受鹽於官，過州城，吏以為私鹽，執而殺之，其妻訟冤。癸丑，始詔犯鹽、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後漢

↑ 廣順

↑ 後唐莊宗李存勗

↑ 後唐明宗李亶

↑ 後晉高祖石敬瑭